



母亲的风筝

□王可山

小时候,我喜欢到故乡的河边去放风筝。

妹妹是我唯一的观众,她的热爱丝毫不逊于我。“哥,快放线!再放长点呀!”她攥着衣角急得跺脚,“你看嘛,线这么短,风筝怎么能飞自由呢?!”

偏这时我故意放慢动作,看着风筝在低空晃悠悠地飘。我就爱看她气呼呼地跺着脚,羊角辫在风里摇成小拨浪鼓的模样;看她把怀里的小花猫搂得太紧,惹得小猫不满地“喵喵”叫;直到她撇着粉嘟嘟的小嘴,抱着小猫扭头背过身去,我才笑着松开手,让长长的风筝线簌簌展开。蝴蝶风筝立刻抖开缀着金斑银翅的翅膀,像大雁般冲向云端,给蓝天添了一朵会飞的“云”。

那时总以为,世界再大,也装不下孩子

的心意;只要手中的线足够长,风筝的世界就能无限延展,没有边界。可偏偏因着这份对远方的放纵,风筝终究挣断了线,乘着风消失在天际。我和妹妹挎着小篮子四处寻找,脚步越走越远,直到暮色漫过河岸,天边染透墨色,那只蝴蝶风筝仍不见踪影。

后来,是父母循着河岸找到了我们。月光下,父亲提着一盏橘色的灯笼,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,脸上的神情沉得像灌了铅。母亲的眼睫上挂着泪珠,像沾了露的草叶。她望着空荡荡的天际,近乎喃喃自语:“唉,孩子迟早就像这断线的风筝啊……”

那时的我,还读不懂母亲话里的深意。直到十五岁那年,我背着行囊去外地求学,在某个深夜忽然悟透了那句话。我清晰地记得,月台上的风有些凉,母亲冰凉

的手紧紧攥着我的手,像是怕一松手,我就会像当年的风筝一样消失。“北方的风烈,刮在脸上像针扎似的。”她擦着眼泪,直到列车鸣笛准备启动,还在不停地叮嘱:“天冷了就加衣,别冻着;吃饭要按时,别凑合……”仿佛要把天底下所有的牵挂,都一一塞进我的行囊里。

列车缓缓启动,我看见母亲追着铁轨小跑了几步,蓝色的布衫在风里轻轻晃,渐渐缩成站台上一个佝偻的身影。我用力把眼泪噙在喉头,甚至不敢回头再看一眼窗外——那一刻心里的翻涌,比列车驶过铁轨的颠簸还要剧烈。

列车载着我驶向了远方,也载着母亲的心,跟着我跨越了千山万水。后来的岁月里,春天刚至,总有母亲寄来的单衣,叠得整整齐齐;秋天刚凉,又有厚棉衣随着家书而来,带着故乡的温度……

原来,我从来都是母亲的风筝,不管飞得多远,永远飘不出她的视线;而她的叮咛与牵挂,就像那根永远放不完的线,一头牵着我的漂泊,一头拴着故乡的梦,无论我走多远,一拉,就能回到她身边。

满树桂香

□汪东福

老家的那片桂花树,十多年前种下的时候,大多还是小苗,特别是那状元红桂花,细如发丝。

第二年大旱,连续一个多月天不降雨。“那些状元红肯定一命呜呼了。”母亲叹道,“白白花费了好几千块钱,还浪费了大量的精力,真是钱丢到水里溅不起一点水花。”母亲直摇头。

“大不了明年重新种过。”我说。

此后,我渐渐忘记了那些状元红,直到第二年的春天,我到山包上闲逛,惊喜地发现它们竟好好地活着!原来,头一年我偷懒了一下,没有及时除草,桂花苗被杂草团团包围,杂草为桂花苗抵挡烈日高温,抗御干旱,恰恰救了它们。我在欣喜的同时,不禁为桂花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。

从此,我的心思为桂花所系,有事没事地往桂花基地里跑,除草、施肥、培土……在我的精心侍弄下,桂花树几年时间就长成了直径八九厘米粗。

担心接踵而至。每到中秋,看到别的品种的桂花树早已开花,可状元红却不动声色,树枝上连个花蕾的影子都瞧不见。“是不是变种了?或者根本就是状元红桂花?”

我请来了特产专家老徐。“确实是状元红桂花,只是比其它品种的桂花开花要迟些。”老徐在我的基地走了一圈,仔细察看了一番。“不用操心,桂花会开放,不过还要加强管理。”

那个周末,我又回了一趟老家。还未走到家门口,远远就闻到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桂花香,那香气不浓不淡,恰到好处,直抵心底。记得几十年前,村上的第一美女小凤搽的香水就是这种香味。那是我第一次闻香水的味道。

树枝上东一团、西一簇,全是橙红色的花瓣,红得耀眼,赏心悦目,吐着浓郁的香气,分明还沾着露珠,晶莹剔透。我想起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:“身在广寒香世界,觉来帘外木犀风。”

我爱桂花,因为它总是在萧瑟的秋天给我们带来芬芳,香得透彻,香得纯粹,让人刻骨铭心。那桂花仿佛是从广寒宫里移植到人间的,我想象天上明月,广寒宫中的桂花正在开放,那香气飘到人间,瞬间催开了千山万林,生机勃勃。

儿时,每到桂花飘香的季节,我便约上小伙伴一起到溪西的千年桂花树下玩耍。大人爬上树折桂花枝,我们小孩便在地上捡,细小的桂花晒干装入陶瓷罐里,泡茶的时候撮一点桂花放入茶杯,茶杯中香气飘荡,多了几分滋味。

那时候,父亲年轻力壮,经常翻山越岭到几十里外的常山挑桂花糖,头天早上去,第二天回。存放在砵糠里的桂花糖包裹着芝麻,诱人的香气常常让我们流下口水。星期天,我和弟弟抬着箩筐到附近村里叫卖:“香甜的桂花糖,七分钱一块,快来买呀!”生意出奇的好。

买卖间隙,我和弟弟偷偷地从砵糠里摸出桂花糖品尝起来,那桂花糖松脆香甜,入口即化。那个年代,它算得上奢侈的零食了。

有一回,我问母亲:“桂花糖是不是制作的时候放了桂花?”母亲笑着点点头:“那是肯定的,不然怎么叫桂花糖?”

今秋,桂花香姗姗来迟,氤氲着整个小城。看着秋雨中那星星点点刚冒出的花芽,我临时做了决定:这个双休日,回老家赏桂去!

轻轻地,轻轻地飞过”。这首歌唱叫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。来到扎龙我才知道,这首歌曲是为纪念保护丹顶鹤而牺牲的徐秀娟烈士所作。

我们与动物是生态上的伙伴,我们到此一游,犹如到这些动物的家里“做客”,我们应该给“主人”留下一个好印象。

慢炖一锅牵挂

□汪恒

当寒意从脚底漫上来时,北方乡下老家的厨房里,老砂锅已在炭火炉上咕嘟作响。橙红的火舌裹着锅底,将陶土的纹路烘得暖融融的。母亲守在炉边,攥着长柄汤勺,隔会儿便轻轻搅动,防止羊骨粘在锅底。

每次炖汤前,母亲总要去菜市场挑羊腿骨。她的指尖在堆得像小山的骨头堆里翻拣,专选带筋膜的:“你看这筋,炖软了嚼着香,骨头里的髓也能熬出来,筋骨相连才补得周全。”她说,把选好的骨头递给摊主:“多剃几截,别太大块,不然骨髓难出来。”随后又到蔬菜摊选萝卜,回家洗净不削皮,切成拳头大的块:“带皮炖才够甜,还能留着脆劲解腻。”

我曾嫌她麻烦,趴在厨房门口看她忙碌,忍不住抱怨:“超市里有现成的高汤块,开水一煮就香,何必耗三四个钟头?”母亲笑着摇头,把焯好水的羊骨放进砂锅,加足冷水,丢进姜片葱段:“那些东西哪有真滋味?好汤就得等。”说着调小火,让汤保持微微冒泡,转身去挑拣蚕豆——她要炸兰花豆。她又时不时抬头看一眼砂锅,怕汤熬干,又怕火大扑锅。

在厨房里,我东走西瞧,既舍不得离开,又静不下心——总想第一个喝到那口羊骨汤。可我终究等不了几小时,在房间看会儿书、在电脑上敲些文字,终于听见母亲喊:“汤炖好了,过来喝一碗!”接过她递来的汤碗,滚烫的瓷碗暖得我手心发麻。喝第一口时,鲜美的汤汁从舌尖滑到胃里,带着萝卜的清甜与羊骨的醇厚,顺着血管漫到四肢百骸,连指缝里的寒气都被驱散得一干二净。

日子,就在砂锅的咕嘟声里流转,直到我去外地读大学。放寒假的一个雪夜,我裹着厚羽绒服往家赶。刚推开门,那股熟悉的羊汤味儿就飘进鼻腔。母亲从厨房探出头:“就知道你今儿准到家,一早就在炖了!”见我三两口喝完碗,她又心疼:“慢点儿喝!烫着咋办?羊汤得小口抿才尝得出鲜。”接着话头一转,“过日子也一样,得慢慢炖才有意思。在学校别太拼,照顾好自己比啥都强。”

汤里熬的不只是食材,还有对我的牵挂,这就是母亲坚持慢炖的理由。后来参加工作了,在异乡的冬夜,我总忍不住想复刻那锅汤。下班后去超市买羊腿骨和萝卜,学着母亲的样子焯水、加姜片,



老巷(新钢笔画)

□蔡国梁

可炖出的汤差些味道。有时觉得不够鲜就多加盐,有时觉得太腻就少放骨头,无论怎么调整,都找不回记忆里的滋味。我对着砂锅发呆,最终还是给母亲打去电话。

就说想要羊汤颜色奶白,母亲说:关键在火候……原来这些细节藏在羊汤的醇厚里,悄悄勾连着家的味道,我从前却从没放在心上。我的眼眶忽然热了:补身从不是简单的食材堆砌,也不是刻意追求的营养,而是把对生活的热忱、对家人的牵挂,一点点熬进汤里。慢炖的不只是汤,是耐心;补的不只是身体,是心灵。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暖、不慌不忙的等待,才是生活最珍贵的滋味。

汤要慢炖,补要入心。这个周末,秋风袭来,寒意渐起。身处异乡的我搬出砂锅,羊骨沉底,清水没过,用文火慢慢炖着。看着羊骨在汤里浮沉,闻着渐渐浓郁的香气,恍惚间我好像回到母亲的厨房,依偎在她身边,踏实又温暖……

外溪幽谷

如若不想被打扰,外溪幽谷是不错的选择。

这里,瀑布倾泻而下,如丝丝银练。

这里,潭水碧绿澄清,深不见底。

这里,岩石奇形怪状,或嶙峋或玲珑。

这里,风声与竹影呼应,明与暗重叠。

闭目冥想,痴痴地分不清现实还是幻境。

□应先云

在丹顶鹤之乡

□陈继生

眼前是广阔的湿地与茂盛的芦苇,中途可见三三两两的丹顶鹤在湿地湖畔闲庭信步。这里,是齐齐哈尔扎龙国家AAAAA景区。初秋,我和友人一起远道而来。

扎龙是世界最大的野生丹顶鹤栖息繁殖地,有丹顶鹤400多只,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,被称为中国的“丹顶鹤之乡”。白头鹤、白鹤、白枕鹤、蓑羽鹤、大天鹅、白鹤等珍禽,也在这里停留和生长。

看到丹顶鹤那轻盈曼妙的姿态,有人试图接近它合影。我也想和它“对话”,可丹顶鹤扬着高傲的头,警惕地和我对视。我猛然悟道:“不打扰”,也是一种亲近。

在扎龙丹顶鹤博物馆前的一块草地上,有两只丹顶鹤在翩翩起舞,准确地说是在

亲密对舞。两只丹顶鹤面向对方,它那细长的腿脚灵巧地上下跳跃,宽大的双翼矫健地振翅挥舞,高傲的脖子优雅地左顾右盼,像技艺高超的舞者,其姿态真是美轮美奂!

让人翘首期盼的是丹顶鹤的放飞。随着一声嘹亮的呼唤,一群丹顶鹤排着“人”字形凌空而上,盘旋着划出了美丽的弧线,从我们的头顶掠过。洁白的羽翼在阳光下闪烁着,鹤群时而飞向茂密的芦苇,时而飞向天边的白云,姿态优雅矫健,鸣叫高亢清亮。不由想起了刘禹锡《秋词》里的句子: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。

“走过那片芦苇坡,你可曾听说,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。还有那一群丹顶鹤轻